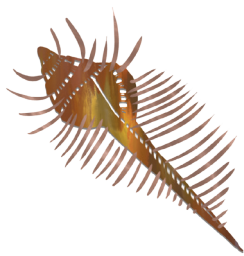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章 骨螺记忆

亿万年后，博物馆的灯光
轻轻覆盖它的身体
一如蓝色的布匹，裹着它走向生命深处
大海和大地的归处





谢蒙和沈鱼握着手机，正一边研究手机导航上的楼号，一边在偌大的院子里绕圈。

这院子植被茂密，无花果、樱桃树、桃树、杏树无节制地生长。草蔓延到楼与楼间隔的小路上来，那些楼又都一律是黄墙红顶，连个楼号牌都没有，实在难分彼此。

“谢蒙，导航上的楼号到 56 号楼就没有了，58 号楼到底在哪儿？”

“既然 56 号楼都找着了，那 58 号楼还会远吗？”

正说着，前边的树影里，付初正杀出一条路来。他七拐八拐，进了一栋楼，谢蒙和沈鱼连忙跟上去。

在楼梯前，3 个人、6 只眼，眼观鼻、鼻观心，一时间，谁都没说话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付初问。

谢蒙把骨螺递给他，“这个还给你，太扎手了！”

付初便接过来，用眼神问，还有什么事吗？

沈鱼递上了一张纸，“你走了以后，学校发下了这个通知。国家深海基地和海洋特色学校合办了活动，要招收一批少年潜



航学员，老师鼓励条件合适的都报名一下试试看。条件写在这张纸上了，我和谢蒙就给你送来了。付云涛叔叔还特地提起，说建议你报一下名，这样你就能和爸爸上同一条船了。”

付初冷硬地把纸抽过来，“谁稀罕和他在一条船上！我要报也是冲付云涛叔叔报的好吗？”他一边上楼一边瞟了一眼，通知上的标准要求倒是不少。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热爱祖国，热爱海洋事业，志愿成为我国载人潜水器潜航员接班人。

（二）年龄在12周岁至18周岁之间，超过18周岁的可参加成人组考试。

（三）男生和女生的身高宜在150厘米至176厘米之间；裸眼视力0.8或矫正视力在1.0以上。体重不超过标准体重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无家族遗传病史，无外伤史，无畸形和影响舱内活动的肢体障碍；具备良好的体格和心理素质；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
他偷偷过滤了一遍条件，发现自己符合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是一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，早早做起了准备，他的心情就像发霉的屋角。

就连“小偷”也能去申请做少年潜航员？要不要去告发她？他的脑子就像潜水器一样，“咕噜咕噜”冒着水泡。

“你们怎么还不回去？”付初一抬头，发现沈鱼和谢蒙像



两条尾巴似的跟了上楼。他骤然转身，两条“尾巴”躲闪不及，差点儿撞到他的鼻梁上。

“我们想，付云涛叔叔既然能来咱们学校做讲座，说明他们的母船已经到岸了。那么，你爸爸也该到家了吧？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我们想来问问你爸爸，如果报名少年潜航员，他有没有好的建议。”

“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好心跑来给我送东西，进来吧。”付初翻了个白眼，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。没想到门没锁，一推就开。

门内有一股湿润的、淡淡的腥气，就像他们的房子是暴露在海上的空仓库。每当爸爸回到家，家里就会用各种容器堆满新鲜的海鱼，仿佛养了一只心血来潮准备冬眠的猫。

付初到门口换下鞋，鞋柜旁有一双黑色的大鞋，大得像熊猫穿的。

而那只“熊猫”，此刻就在家里的沙发上端坐着。老付和妈妈在一起，一人占据了沙发的一侧，像是两尊门神，愁容满面地蹲守在那儿。

“爸！”付初刚想扑过来，突然察觉两人的脸色都不好看，不由得连脚步都放轻了。

“付初，你过来。”

老付的嗓门总是很大，昂扬地扩充着胸腔，但此刻瘪下去了，



像从一个干巴的核桃中发出来的。

“你有没有拿抽屉里的钱？”

付初觉得自己的胸腔也瘪了下去，所有的空气瞬间被锁了起来，上不来气儿。

“没……抽屉里有钱？”他尽量直视着老付的眼睛，做出不胆怯的样子，手却抹了一下额头。

身后的谢蒙和沈鱼贴着冰凉的防盗门，撞见别人家吵架，简直比当事人都尴尬。

“你敢再说一遍你没拿吗？”老付站起来，走到付初面前，把他的脸扶起来，对着他，“看着我的眼睛说。”

呼气、吸气。

付初的脑子里翻滚着真相和谎言：他用钱换了无人机，可是无人机呢？被偷了。这个真相太像一个谎言了，无法自圆其说，因此他闭紧嘴巴，决定不说。

妈妈细细的哭泣声传来，像是用钉子刮着黑板，令人牙齿难受，“我们没有想到家里出了贼。要不是医院通知，我今天回家拿钱，还会被蒙在鼓里……”

“你拿钱做什么了？”老付瞪起眼。

“你管我！”付初大声说。

“你们俩知道吗？我看你们三个老在一起。”老付把目光投向谢蒙和沈鱼。



谢蒙和沈鱼把头缩起来，恨不能从衣服里金蝉脱壳。他们一起摇头，心里想的是找个理由溜走。

“他们不知道！我一个人拿的钱！我把钱花在有用的事儿上了。”

“你一个小孩子，钱不是去了网吧就是买了游戏机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但，那是 2000 块钱啊，你都花了？”

2000 块？付初心里暗暗震惊，他真不知道那一沓钱会有这么多。

“你说话啊！”老付戳了一下付初的肩膀，他的指头很硬，像是一柄螺丝刀在戳螺母。

那一戳，就戳在了心底最痛的地方。爸爸啊，你平时总不在家，难道一回家不是抱抱我、亲亲我，而是找钱吗？

是不是因为你总不在家，已经连对我的基本信任也都消失了？我不是会偷钱的孩子啊！我不是啊！

付初在心里滚雷一般地呐喊，一股怨气越升越高，忍不住冲口而出：“你们俩，一个不停地出海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，一个去医院照顾非亲非故的人，儿子都不管。现在凭什么管我！丢了钱就说是我偷的，不丢钱就当我不存在！早知道，我真偷了就好了！把这个家偷光了，你们就知道回来了！”

老付一把抓住他的肩，头发上的汗珠子顺着额际滴下来，却窝在皱纹里。



“你胡说什么！你知道医院里住的是谁吗？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啊！”

说完，他的大手一把握住儿子的胳膊，“你跟我走！”

“我不走！你带我去哪儿？”

“你不是说妈妈在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吗？我要带你认亲认故去！”

谢蒙和沈鱼终于找到时机，刚想告辞，付初却用眼神央求他们留下来帮帮自己。

正不知所措间，老付瞥到了他俩，“正好，你们也跟着一起去吧，顺便也来评个理儿。”

本市最好的医院坐落在一条隐蔽的小路上。路尽头是海，在夜里，医院像一只巨大的眼睛，隐在海雾里。

病房区很安静，住院部的护士抬起头，看着突然涌进来的一批人。都兰扬起手中的饭盒，悄声说：“我带孩子们来看看徐老师。”

病房小小的一张床，床上没有人。床头是监测心跳的仪器，绿色的数字不停变换，心电图的曲线像是波浪一样。

除此之外，整个房间里还有大大小小无数奇怪的仪器——球状的、管状的，以及一堆液氮瓶、氧气瓶、压力表，地上甚至还有瘪掉的乒乓球。仪器轻轻地嗡鸣着，像是钢铁的密林中



成群的昆虫在震动着翅膀。窗外，大雾弥漫，迷路的蛾子、蚊子、瓢虫，看到玻璃内的灯光，便“啪啪”地撞过来。两股声音在房间里交集，取了一个点，落在一个老人弓起的背上。

“徐山南老师，别做实验了，来吃饭吧。”都兰走过去，轻轻拿开老人手中的东西。

“啪啦”，一个瘪掉的乒乓球应声而落。

徐山南直起身，原来他身板还很直。付初觉得他像是那些漫画里的科学怪人：头发眉毛都花白了，八字眉下，眼睑微微下垂。藏在无框眼镜下的眼睛仿佛随时在笑。他的年纪一定很大了，法令纹深得像马里亚纳海沟。付初想。

“最——后一次，最——后做一次。”他喜欢把“最”字拖长音，听起来像撒娇。

这个老头儿真好玩！沈鱼想，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树懒。

“您老得按时吃饭，照顾好自己，给这些孩子做个榜样哪！”老付接过饭盒，打开来。是海蛎豆腐浓汤、烫海草、冰镇北极虾和鳗鱼饭四样菜，还有一个水煮鸡蛋。

徐山南这时才看到门口挤着一群孩子，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“这是我儿子付初，和他的几个同学。我想您做了一天实验大概闷了，就把他们带来陪您说说话。”

“我有什么可闷的！你们这些人真是，管我那么多干什



么！”徐山南招招手，让三个满脸好奇的孩子过来，“你们来帮爷爷忙，再去拿几个乒乓球过来。”

谢蒙在屋子一角找到了一大袋乒乓球。这些橙色的小球轻得像羽毛，可是却能被那么硬的板子打来打去，而不损害分毫。那这满地的瘪乒乓球是被捏扁的吗？

他把乒乓球攥在手里，用力，手掌生疼，可球却丝毫无恙。

“哈哈，你那样捏，乒乓球是不会瘪的，可是这样却会。”

徐山南把乒乓球放在一个直径 30 厘米的金属钢球里。说是钢球，其实是由两个半圆形、头盔似的东西合起来，扣成一个球状。

他把钢球接缝处用螺丝拧紧、固定，放进压力罐中。压力罐上方的精密压力表上的指针不停地摆动，从 20 蹦到 40，数字还在持续往上增加。

“这是在模拟深海具有强大压力的环境。”徐山南指着那个压力表说，“现在钢球里的压力是 5 兆帕。兆帕是压强单位，5 兆帕等于 500 米深海水所拥有的压强。也就是说，那里边的乒乓球正置身于 500 米深海中的压力当中。”

几分钟后，他把乒乓球拿了出来。那两个可怜的橘黄色小球不是瘪了，而是直接从腹部破开了。空心的乒乓球，像是剥开后，掏空瓢，被扔在地上的橘子皮。

“那只是乒乓球，如果在里边的换成人，想想看，会是什



么样子？”

沈鱼想象了一下，在冰冷的海水中，某人突然腹部破裂，血大团大团涌出来。光线太暗，所以看不清血，就像墨水滴入深潭……

“人会 and 乒乓球一样，对吗？但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知道血压吗？人在空气中，也会承受大气的压力，但是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呢？因为有血压，血压是从你自己的身体往外的压力，大气是从外界往体内的压力，人类已经进化成了血压与大气压力相匹配。可是，水的密度比空气要大，所以如果你把脚伸进水里，会感觉到水压迫脚面。这是因为水有重量。当你潜水时，每深一点儿，人体上方的水压在人身上的重量就大一点儿。这种重量，就是水压。而你的身体血压并没有进化到像适应气压那样适应水压。水从外向内压迫你，越来越大的压力，会让你的骨骼、内脏严重受伤。当到达 1000 米深的海底时，所受到的伤害，就相当于一辆大卡车碾过一只手掌……”

“所以，人类要到水下几千米的地方，最关键的一点，是要创造一个耐压的、能保护身体的机器，是吗？”付初如梦初醒，

“那不就是蛟龙号吗？”

老付把筷子递到徐山南手里，“您哪，先吃点儿垫垫肚子，别老顾着说话。”



说着，他拿起鸡蛋，准备剥皮。

徐山南瞟了他一眼，“你是觉得我老到连鸡蛋皮都不会剥了吗？”

他拿起鸡蛋，扔进一个满着水的杯子中，“嘿嘿，你看，这个鸡蛋就完美地承受了水的重量。”

刚才还是气压，突然跳到了鸡蛋，谢蒙觉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，“那是因为这么点儿水给鸡蛋的压力太小吧？”

“那么你拿起来握住它，力就够大了吧？这样，就能攥碎它了吗？”

老付在一旁答道：“当然不容易攥碎。我这辈子打了多少鸡蛋，我能没数吗？”

徐山南把鸡蛋攥在手里，“鸡蛋的形状可以把力量平均分散掉，所以不容易被攥碎。这就说明球形是最完美的耐压形状，所以蛟龙号也是这样的形状。”

“蛟龙号明明是椭圆形的……”沈鱼小声嘟囔。

“可载人舱是球形的，另外还要安装声呐、探照灯、推进器。最后也不是椭圆形，而是甜虾形的！”徐山南夹起一只北极虾，这种虾头顶有一块红色，富含虾子的腹部却是白色的，还长着好几条腿，“你不觉得它和蛟龙号有点儿像？”

三个少年面面相觑，最后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不、觉、得！”

这时，护士走进来敲了敲门，“探视时间过了，请大家回



去吧，不要打扰病人休息。”

她又看了一眼屋子里凌乱的机器和各种工具，摇了摇头，“家属到护士站来一下。”

老付跟着护士走了出去，付初不声不响地跟着。

“老人现在的情况稳定了，是可以回家去休养的。”护士对老付说。

老付连忙阻止，“千万别让他出院！老爷子是蛟龙号下潜器的总设计师，操劳了半辈子，70多岁了还去船上跟着年轻人折腾，一下就病倒了。如果让他出院，他一准又要跑到船上去了！……对了，对了，他那一屋子实验器材，还需要什么就记在我账上。是，我们家预留出钱了，可偏偏找不到了。过几天我就把之前买器材的钱补上……”

付初躲在走廊的暗处，只觉得耳中轰轰作响，像是有大浪涌来荡去。原来抽屉里的钱有这么大用处，虽然给唐冉用他不后悔。可是如果手里有无人机，至少还能卖掉去换钱，而现在他一无所有，只有愧疚像随浪而来的沙子，一波波冲刷着他。

他的脑子沉浸在一种短暂的忙音状态里，这个世界的声音、色彩，都隔绝在这个水瓮之外，折射出扭曲的姿态。所以，当那个身影出现的时候，他还以为是大脑的幻觉。

小偷！偷无人机的女小偷！

她正从隔壁病房里走出来，付初脑子里的红灯立刻随着她



的步子大亮起来。

走到徐山南的病房门口时，她的脚步似乎略有迟疑。这短暂的迟疑让付初以为被发现了，他听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——不过，此刻他还不想打草惊蛇。

走廊上的病房一个挨一个，一模一样的白门，一模一样的消毒水味儿。他随手推开一扇病房门，把自己藏在里边。

他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人，想干什么。为什么偷唐冉的无人机？又为什么坐着快艇在海上勘察海域……

她在徐山南的病房门口蹲了下来，从门缝里抠出了一样东西——她居然偷到徐老这儿来了！

付初怒不可遏，连想都没想就冲过去，抓住她的手腕。

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吧，就像自己的无人机被偷时的那副表情。

女孩抽了几下手腕都没抽出来，突然一咧嘴，哭了起来。付初吓了一跳，本能地松开手。她像松鼠一样几小子跳出走廊，跳到停在院子里的山地车上，头也不回地蹬走了。

付初本以为满街的汽车会筑起壁垒，阻挡住她。然而他错了。此刻他眼睁睁地看她如同一柄刃开得极薄的刀，从容地切割开车流，滑行而去，无从追起。

他恨自己不会骑自行车，恨这个城市一直自大，没人肯学习骑车。现在，他代替这个城市遭受到了自大的报复。



忽然，付初看到，在她的车辙后，一样东西正在地上闪闪发光。

暑假忽至，太阳变成了一块柠檬香皂，随便一碰就发出酸涩的、橙色的气味儿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海雾消散，热浪卷着火焰，舔着每一双在路上行走的脚。蝉鸣滚动进窗口。有一种蝉可以昼夜不停连续鸣叫，日头越大，叫声越嘶哑；还有一种蝉音节短促、高亮，叫上一口气猛歇上半口气，好像警笛断了电。

付初、谢蒙和沈鱼正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，翻来覆去地看着付初捡到的那个东西。那是一支钢笔，笔帽上的挂鼻做成了箭头状。他们都没有用钢笔的习惯，印象里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喜欢用的。自从中性笔出生后，钢笔就缩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。就像邮票一样，变成了某种收藏品。

“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塞进徐老病房里呢？”付初转动着钢笔，试图找出答案。

“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吧？”沈鱼正握着一把小美工剪刀，修理自己开叉的头发。

谢蒙正在拼命喝柠檬水，突然插话说：“有的钢笔墨水可以写出隐形的字来，比如用柠檬汁写字，就需要低温烘干才能显现出来。你怎么知道她和徐老不会秘密传递什么信息？”

自从付初把自己和唐冉的相识、无人机和馄饨摊的来去、



与那个小偷的过节等事告诉了谢蒙和沈鱼后，三人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找到那个小偷。

这笔确实写不出字来，付初拧开笔芯，想看看墨水，结果愣住了。那支钢笔的笔芯里是一段简单的电路，顶端还有一个小小的红灯在闪烁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谢蒙和沈鱼都冲过来看。

付初的脑子里有些东西正在成形，他飞快地把笔复原，又按下了笔帽上箭头状的鼻儿，钢笔开始发出“沙沙”的录音声，过了一会儿就传来徐老的讲话声，正是那天在病房里徐老做实验时讲给他们三人听的科学知识。

付初验证了自己的猜想，长舒一口气，“这个是伪装成钢笔的录音笔，间谍用的东西。”

“间谍？”谢蒙惊叫，“难道现实生活里也有间谍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

沈鱼沉思着，“你是说，那女孩不但是小偷，还是间谍？你不是说她和我们差不多大吗？小孩也可以做间谍？”

付初说：“我爸说，间谍是很宽泛的。有时仅仅是在机密场合拍一张照、画一张画都构成间谍行为。所以咱们去蛟龙号开放日那天，不是看到唐冉爸爸因为拿着一架无人机，就被武警拦下来不能上船吗？那正是因为无人机的拍照功能也可能会泄密。”



“那我们要不要去报警？”谢蒙提议。

沈鱼嗤之以鼻，“你以为警察会信几个小孩找到了间谍吗？”

付初想了一会儿，“不行，那个无人机的来龙去脉很复杂，牵涉到唐冉的爸爸。我在那个馄饨摊上看到唐冉爸爸正在和小偷的爸爸做交易，感觉那个无人机是很重要的证据。如果现在报警，就会对唐冉面试蛙人不利。我记得无论是蛙人还是潜航员都要调查家庭成员背景的。”

手机在桌子上震动了一下，像是被刚接收到的信息吓着了。

付初拿起手机，一条唐冉的微信切进来：

我通过了面试，明天开始要海试了。如果海试顺利的话，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馄饨好吗？

自从家里发现钱被偷后，付初就没有再和唐冉联系过。他很想把钱要回来，可是一直羞于启齿。

那天从医院回来，他就承认了自己偷钱的事实，可是关于钱去了哪里却闭口不谈。他可以想象，一旦供出了唐冉，爸妈就会找上门去。那会打扰到他们的生活不说，还显得自己像个懦夫，不能承担自己做出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。

他想自己把钱要回来，放进那个装钱的抽屉里。可是这样会不会让他和唐冉之间变得尴尬？他们的友谊是否就要戛然而止？

他的心就像一块裸露的礁石，被痛苦反复冲刷。他的手指



按在输入框上方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要不然，明天直接去找唐冉，见到他本人再说。

蝉叫得他浑身烦躁莫名，他还没想好怎么回复，只好把手机扔在了一边。

手机反抗一般地又震动了一下，这一次是班主任的微信：“明天有一场蛙人考试，想要报考少年潜航员的可以去参观。”

其后附了一个地理定位，紧跟着又是一条：“潜水艇的舱体一般坐3个人，可以3人一组成立团队，互相鼓励。”

“组团？那我们不是可以一起去？”沈鱼欢呼起来。

“是不是得给团队起个名字？要不然就叫付谢鱼？”付初提议，两个男孩的姓，加一个女孩的名，这样听起来有点儿像一种新发现的鱼。

谢蒙表示反对，“腹泻鱼？真难听！”

“为什么我的名字放在最后？”沈鱼也不同意。

“因为你是鱼啊，名词要放在定语和状语后边……”谢蒙抢着回答。

他们的争执对付初来说显得很遥远，悬而未决的心事是一个头盔，自觉把他隔离在无忧无虑的世界外面。

他坐在空调口下，冷，但大脑却像火山那样沸腾着。蛙人考试在深海基地，那是爸爸工作的地方。他记得从家到那里，车程有1个小时。



那么这 1 个小时，就是他用来练习的时间。要怎么开口才可以跟唐冉把钱要回来，还不会伤害到他呢？

此时的唐冉在做最后的练习，他的世界随着与海浪一次次拥抱，变得总是摇摇晃晃。陆地的含义在他的意识里慢慢淡薄、消散、瓦解。哪个国家正在内乱？哪里的森林正在砍伐下缴械投降？哪里的新闻热点三天一换？这些都无关紧要了。

他觉得，此刻自己变成了一枚骨螺，出生在没有边际、亘古不变的蓝色中。